

万象文库

长篇小说



岗上岗下

翟焕远◎著

一个人知道自己
为啥而活

就可以忍受

任何一种生活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万象文库

万象文库

长篇小说



岗上岗下

翟焕远◎著

一个人知道自己

为啥而活

就可以忍受

任何一种生活

人民日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岗上岗下 / 翟焕远著. —北京: 人民日报出版社,

2018. 6

ISBN 978 - 7 - 5115 - 5499 - 4

I. ①岗… II. ①翟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07811 号

书 名: 岗上岗下

作 者: 翟焕远

出 版 人: 董 伟

责任编辑: 周海燕

封面设计: 中联学林

出版发行: 人民日报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

邮政编码: 100733

发行热线: (010) 65369509 65369846 65363528 65369512

邮购热线: (010) 65369530 65363527

编辑热线: (010) 65369518

网 址: [www. peopledailypress. com](http://www.peopledailypress.com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字 数: 338 千字

印 张: 20

印 次: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115 - 5499 - 4

定 价: 58.00 元

一个人知道自己为啥而活，
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。

••••• 目录

1	/ 001	20	/ 052
2	/ 004	21	/ 055
3	/ 006	22	/ 058
4	/ 009	23	/ 060
5	/ 011	24	/ 063
6	/ 013	25	/ 065
7	/ 016	26	/ 068
8	/ 019	27	/ 070
9	/ 022	28	/ 073
10	/ 025	29	/ 075
11	/ 028	30	/ 078
12	/ 030	31	/ 080
13	/ 033	32	/ 082
14	/ 035	33	/ 085
15	/ 038	34	/ 087
16	/ 041	35	/ 090
17	/ 044	36	/ 093
18	/ 047	37	/ 095
19	/ 050	38	/ 097

39	 / 099
40	 / 102
41	 / 104
42	 / 107
43	 / 109
44	 / 111
45	 / 114
46	 / 116
47	 / 119
48	 / 122
49	 / 125
50	 / 128
51	 / 131
52	 / 134
53	 / 136
54	 / 139
55	 / 141
56	 / 144
57	 / 147
58	 / 150
59	 / 152
60	 / 155
61	 / 157
62	 / 160
63	 / 163
64	 / 165
65	 / 168
66	 / 170

67	 / 173
68	 / 176
69	 / 179
70	 / 181
71	 / 184
72	 / 186
73	 / 188
74	 / 192
75	 / 194
76	 / 197
77	 / 200
78	 / 203
79	 / 205
80	 / 208
81	 / 211
82	 / 213
83	 / 216
84	 / 219
85	 / 221
86	 / 224
87	 / 226
88	 / 229
89	 / 232
90	 / 234
91	 / 238
92	 / 241
93	 / 244
94	 / 246

95		/ 249
96		/ 252
97		/ 255
98		/ 257
99		/ 260
100		/ 262
101		/ 265
102		/ 267
103		/ 270
104		/ 273
105		/ 276

106		/ 279
107		/ 281
108		/ 284
109		/ 286
110		/ 289
111		/ 291
112		/ 293
113		/ 296
114		/ 299
115		/ 302
116		/ 304

1



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，厂里突然宣布一批职工要下岗失业。

消息一出，立马在厂里掀起轩然大波，一时闹得沸沸扬扬。

鱼那么相信水，水却毫不留情把鱼给煮了。

这几天，刘立秋的眼皮一直跳个不停，左眼跳了，右眼又跳，慌得他心里像抱着一个刺猬。男左女右，他扳起手闭上眼，嘴里念念有词：“左眼跳财，右眼跳灾。”让他拿捏不准，两个眼皮有时都在跳，到底是灾是祸，心里没一点底。心情一下悲怆起来。

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。

52岁的刘立秋是齐州北方陶瓷厂成型车间副主任，到了这个年龄，能在四五千人的国营大企业混个一官半职，并且是个中层干部，已是相当不容易。他儿子再有一年大学研究生就要毕业，要是运气好考上国家公务员，这对孩子的整个人生将是一次巨大的飞跃。

刘立秋的感觉就像做梦一样，本来家庭和事业上顺风顺水，让他做梦也没想到，下午厂里召开中层以上干部大会时，厂长在大会上沉重宣布，企业因欠债太多，包袱太重，受经济效益下滑等诸多因素制约，将进行大规模减员增效。

世上的事，首先要有出，然后才有进。这是规矩。这两年来，企业拖欠工人工资就像女人的例假一样已成惯例。尽管工资不能按时发放，但只要按时上下班，架子不倒，早一天晚一天开工资已不是天底下头等大事。晚几天开工资，总比灯泡厂、有机化工厂、真空泵厂和耐火材料厂纷纷破了产，成千上万的产业工人一夜之间沦为下岗职工要强之万倍。刘立秋心惊肉跳的是，厂长在大会上振振有词道，从今天开始将分期分批对人员进行裁减。厂长瞪着一双圆眼，神态言语准确无误显示着答案。他知道，裁减下来的人就不让他们再来上班，转眼就成了下岗职工。都四老五十的人，下了岗还能干些啥？

刘立秋对分期分批这几个字特别敏感。人已分不出清浊，水能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，成了当今社会的稀罕风景。自当上成型车间副主任后，他和主任任百胜

的关系一直很微妙。面和心不和。车间里有啥大事小情，任百胜时时处处像贼一样提防着他，时不时还给他一双小鞋穿穿。刘立秋心想若是成型车间有一名下岗名额，任百胜肯定会首先想到他。

这事说来话长。当初厂里根据民意，要通过民选提拔一批车间主任、副主任。刘立秋当时是烧成车间的技术员，并且老早就是车间骨干，参选烧成车间副主任是灶王爷吃糖瓜，稳把抓的事。但他嫌烧成车间一年365天，天天都和高温打交道，便发誓有朝一日一定跳槽到别的车间，换个工种，不仅是换个工作，关键还换个环境和活法。明知山有虎，他却一头撞南墙偏向虎山行，于是竞选成型车间副主任。

任百胜比刘立秋大五六岁，已是五十七八的人，过几年就到退休的年龄。得知刘立秋不知深浅要竞争成型车间副主任时，便托人捎话，劝他条条大路通罗马，何必非得在成型车间这棵歪脖子树上吊死。若听从劝告，往后见面还是好兄弟，和气才能生财。刘立秋心里憋着一股劲，等待着井喷的那一刻。把任百胜的话并没当回事，嘴里还不三不四道，成型车间是北方陶瓷厂的生产车间，又不是他任某人的车间，厂里也没明文规定，不让其他车间的人去竞争。是骆驼是马牵出来遛遛才见分晓。结果，刘立秋一路过关斩将，如愿当上成型车间的副主任，成了任百胜的副手。任百胜在厂里打拼大半辈子，也不是吃素的料，他一天到头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的，整天把刘立秋拴在车间，让他和工人们一样干活，从上任副主任那天起，一直不给刘立秋安排办公室。谁也没料到，他像失去温度的容器，对命运的误解竟是如此根深蒂固。

后来，刘立秋才听说，任百胜有意提拔他表弟高有强当他的副手，没想到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，结果坏了他的大事，气得他背后咬牙切齿，大骂刘立秋不识好歹，忒他娘的不是好东西。他仍然痴迷于他的坚持。而刘立秋虽然自信，却不能深刻相信自己。每次向任百胜汇报车间工作时，头几声他根本就没搭过腔，只是“啊啊”几声，就像刘立秋啥屁也没放一样，完全把他的存在当成空气。具体咋办没了下文，过一天再去问时，任百胜竟一脸迷茫，反而猪八戒倒打一耙，“你啥时候和俺放屁了，说了俺还能知不道？”骨子里是小市民的斤斤计较，翻脸不认人比天气变化还快。他有事直接安排车间里的班组长，俨然刘立秋是个不值一提的废物。心急吃不得热豆腐，这让刘立秋很郁闷，心里的压抑就像是一座高山。有好多次，去找任百胜交心并承认错误，而任百胜把胃口吊得很高，最终只看到任百胜那张怪异的面孔。刘立秋万万没想到，两人竟是如此尿不到一个壶里。而任百胜三天两头跑到厂长那里告刘立秋的黑状，说他工作浮皮潦草，没一点领导才能，最可气的是在车间称兄道弟拉帮结派，结果搞得一

团糟。

厂长听后思想像列车一样脱了轨，勃然大怒。立即安排厂办和保卫处到车间进行明察暗访，查了半天并非似任百胜说的那么玄乎，问题也没到不可收拾的地步，反而有不少工人反映，说刘立秋这个副主任没一点官架子，整天待在车间和他们埋头苦干同甘共苦，这样的车间主任打着灯笼也难找。厂长听了调查汇报后，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大惑不解：“这是唱得哪一出？到底哪是真，哪是假？”最终结果功过相抵，不了了之。

人心比人心，好比粪土比黄金。任百胜一手遮天，这些年一直把刘立秋当落水狗痛打，几次三番也没把刘立秋挤对下去，反而弄得自己似猪八戒照镜子，里外不是人，就像心胸狭窄的周瑜一样，精心算计，最后赔了夫人又折兵。

刘立秋知道，明明可以靠本事吃饭，现在偏偏要靠人际关系。这一次任百胜的机会终于来了，毫无疑问会利用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和手中的权力，将他一脚踢出成型车间，从而将他置于死地，以解心中压抑已久的怨恨。刘立秋心里知道，这次各车间上报下岗人员名单，任百胜脱了裤放屁，根本不用多这遍手续，和任何人商量，报谁留谁都是他一人说了算，因为刘立秋这个副主任，任百胜从来就没拿他当块咸菜，在他眼里就是一堆狗屎。

刘立秋凝神注目，思忖良久。他的眼皮跳得越来越厉害，让他心里没一点谱。本来他想到厂部甚至厂办打听一下，在第一批下岗失业人员名单中到底有没有他。但这样会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。他脸色发灰，眼睛毫无光彩。思前想后，劝自己听天由命。反正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

悲痛难以用语言来表达。他的头一下又胀得很大，就像有人拼命往他脑袋里充气。都这个年纪的人了，万一真有一天下岗失业，到社会上还能干啥？一时难过的他眼泪在眼里直打转，眼前变得模糊起来。

夜里，刘立秋做了一个梦，梦里被绳子勒住，气都喘不上来。在下岗人员名单中，第一名就是他刘立秋。惊得他一骨碌爬起来，大口大口喘着粗气，脸上的汗水“哗”地淌下来。惊魂未定之际，又猛然发现老婆何巧玲在被窝里一个劲抹泪。她的目光如同断线的风筝，飘忽不定。再三追问，何巧玲才哭诉道：“俺从明日开始下岗了，就成没娘的孩子！”说完，呜呜地哭起来。

这太出乎刘立秋的意料，长长地叹口气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鸟儿的翅膀扑过天空，蓝天像大地被犁铧触动一般，留下一道并不明晰的痕迹。

何巧玲比刘立秋小四岁，已是快五十的人，再来两年就到退休的年龄。她年轻招工就业时，死活不愿去耐火厂、陶瓷厂，而是烦人托面找到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。因这个远房亲戚在政府部门当点小官，并且和劳动局的领导熟头麻花，通过人家的通融把她安排到了无线电厂。就这样闷着头一干就是二十多年，再有两年就到退休年龄，谁知在这节骨眼上，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，企业说破产改制，一夜间就拉了倒，一想起这些简直就是天方夜谭。

突然下岗失了业，没有挣钱吃饭的饭碗，何巧玲死的心都有了。她伸出舌头将嘴巴舔了一圈，一个妇道人家，上不算老，下又不算小，厂里一下不让去上班，整天窝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进，还能干些啥？在厂里上班时，虽说每月的工资开得越来越不及时，但每天按部就班到点就去上班，已成规律，并且是她这辈子的精神支柱。看到街上行走着忙忙碌碌的人群，起早贪黑上一天班累得腰酸背痛，但起码有种事业感和归属感，没有被社会遗弃的悲凉氛围。

正午的阳光从窗户里泻了进来，照在她的脸上。显得她的脸和手更加沧桑。现在倒好，说不上班就不上班，连个说话评理的地方都找不到。不上班，总不能让人也把嘴缝住，不吃不喝，或者喝风咽沫吧！

何巧玲一脸茫然，疑惑不解。真想出去骂大街当泼妇。啥破市场经济，啥市场经济转型，统统都是骗人的鬼话。搞市场经济，搞企业转型改制，也不能一下搞到工人的头上，既没了赖以生存的工作，又砸了张口吃饭的饭碗。简直是曹操遇蒋干，倒了一辈子大霉，这世上还有公理可言吗？

人间有定数。早在半年前，无线电厂就有传言，说企业早就资不抵债，要进行破产转型改制。尽管此事传得沸沸扬扬，说得有鼻子有眼，何巧玲却没拿当回事，打死她都不相信，好端端一个企业，总不能说拉倒一下就拉倒不行了。虽说她肚子里时刻在敲鼓，心里胡乱扑腾，但必定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在厂里风风雨雨儿

十年,期间有许多变故,但都有惊无险,每次都硬挺了过来,这次也肯定能化险为夷。但看到身边的其他企业,也纷纷传来要破产改制的消息,特别是刘立秋回家也说,北方陶瓷厂要进行大规模的减员增效,她才心惊肉跳起来,知道此前的传言绝非空穴来风。后来终于有一天,她所在的车间机器全部停止了转动,何巧玲这才相信,狼真的要来了。

尘土仿若往年的旧事,在一些散漫的时光里,已经四处飞扬了。而一片云彩的阴影,压低了整个大地的背景,在黄昏里如此绚烂。何巧玲和刘立秋结婚已二十多年,尽管刘立秋凭借自己的本事,竞争上车间副主任,但也没见到他脸上眉飞色舞喜悦过。她断定,虽然当上了这个副主任,当得也肯定不顺心,甚至窝窝囊囊。她知道,咬人的狗不一定汪汪直叫,汪汪叫着的狗不一定去咬人。自和刘立秋谈恋爱到结婚这么多年,她知道自己的男人心里一直有一个宏伟的目标,这个目标不仅仅是出人头地,关键还要在人面前活得扬眉吐气。为了这个目标,刘立秋时刻努力着,当他费九牛二虎之力慢慢接近这个目标时,没想到他面临的同样是深不可测的万丈深渊。

夕阳西下,燃烧着天边的云彩。那些更早年的事情,却时时像突兀伸出的探头,照耀着她的今世。何巧玲的心情越来越沉重,脑子像灌了铅。她一个人下岗失业,家里就揪去大半个角,万一刘立秋也下岗失业,这个家的天可真塌了。塌了天的家,哪里还像个家样!想想这大半辈子,做了很多可做不可做的事。越想心里越愤愤不平,嘴里不由骂道:天底下的倒霉事咋都让俺摊上了。高中没毕业,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,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,把自己彻头彻尾变成了一个农民;好不容易熬到了进城,又摊上计划生育,一对夫妻只准生一个孩子;含辛茹苦将独生子女拉扯长大了,上大学又赶上了自费;好不容易人到中年眼看到了退休年龄,做梦也没想到又碰上企业转型改制。昨天还是好端端的企业工人,一夜之间沦为下岗失业人员。

天底下的倒霉事,咋都让俺们这一代人摊上了?何巧玲思绪翻飞,似冬天花外的雪花在飘舞。

何巧玲回忆起那些温馨的破败的生活,一下想起刘立秋早晨上班出门时,给她撂下一句沉甸甸的话。他说这话时头也没回:要是俺也下岗失了业,咱两口子半斤对八两,谁也不用笑话谁。到那时咱就将嘴缝上,饿死拉倒!

刘立秋竹筒倒豆子,直来直去。虽然说的是笑话,何巧玲听了心里却重如千钧,沉甸甸砸在她的心口上,费了好半天才喘匀这口气。

是福不是祸,是祸躲不过。何巧玲清秀的脸上有一双惊恐不安的大眼睛。突然丢了工作,就像人一下丢了魂。她躺在床上用被子蒙着头,睡得昏头昏脑。她

不敢出家门，怕猛不丁遇到熟人，人家张口问咋没上班，脸上就是捂着狗皮也张不开口，说自己是下岗职工。下岗失业在她心里天生就比人家低十等，就像下岗职工不是正常人一样。

总有一条小河在心中流淌。何巧玲在厂里老实了二十多年，有时都担心树叶掉下来打破头。在厂里从不挑事更不惹事，到点匆匆上班，下了班又急急忙忙往家赶，把家看得和工作一样重要。特别是儿子小时候，连场电影都没时间去看，好像下了班不马上回家，家就飞了或者不再属于她的一样。辛辛苦苦几十年，一夜回到工作前。何巧玲越想心里越烦，心里越烦就越理不出个头绪，知道她的好日子已经结束，等待她的将是越来越坎坷艰辛的生活，是一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艰难之路。

何巧玲睡得糊糊涂涂，也知不知道时间到了几点，想起刘立秋早上扔下的那句话，知道有一些东西，被阻拦在慢性思维的院墙之外了。

3

刘立秋

刘立秋的心思像夜色中的大山苍茫寥廓空寂，借着灰蒙的月光，越发冷峻，黑黝黝恍如一个巨人，随时都会倒塌下来。让他提心吊胆的事到底没变成现实。当他看到第一轮下岗失业人员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时，起初咋都不敢相信，他屏住呼吸，平心静气又从头到尾认认真真看了一遍，还是没看到他时，蹦到嗓子眼那颗狂跳不止的心，如释重负，才重新回到肚子里。

刘立秋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所有的一切都在阳光下释放出炫目瑰丽的光芒，心里不由暗骂自己小心眼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他和车间主任任百胜虽然有过节，甚至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。平时工作起来磕磕绊绊，大有水火不容之势，但到节骨眼上，人家并没投石问路，更没落井下石，不打不相识，风雨过后才见彩虹。

尽管设下岗失业，刘立秋面对眼前的一切，还是茫然了。风风雨雨二三十年，他们在一个厂子里或者一个车间里，还在一个大食堂里同甘共苦，下了班又住在一个生活区，可谓情同手足，一天不见，如隔三秋，见了面像电线杆子立在路边总

得拉上几句,否则生活变得寡淡无味。现在他们当中好多人突然下了岗,心里就像吃饭时吃出一只苍蝇,让人恶心让人难受。

刘立秋神色疲倦,头发散乱,无精打采回到车间门口时,正好遇上已宣布下岗失业的张爱国。平时张爱国还算老实本分,一般不会轻易在众人面前发牢骚,背后也不说三道四,到上班的时候低下头就开始干活。有时上趟厕所也小步快走,生怕耽误太多的时间,好像他离开车间就没人再干活似的。有一年,他和刘立秋同时评上全厂劳动模范,又过了一年,刘立秋又评上了齐州市劳动模范。后来,刘立秋竞争上成型车间副主任,和张爱国成了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上下级关系。虽说是车间副主任,大小也算个车间领导,但车间主任任百胜大事小情,基本不和他商量,完完全全把他当成了摆设和空气,和车间里普通工人没啥两样。尽管车间里的人嘴上不说,但都知道任百胜在成型车间一手遮天,便为刘立秋鸣不平。也有人认为,狗咬狗一嘴毛,如今当领导的没几个好东西,整天指手画脚就知道动动嘴皮子,别的啥人事也不做,况且车间副主任是屁大的一个小官,干活又累不死人,领导干部不带头群众哪里还有劲头!就这样,刘立秋从竞争上副主任,一直在一线领着工人干活,折腾了半天最终也没捣鼓成脱产干部。在行使权力方面,还不如一个班组长,车间里的男男女女都在背后嘀咕,刘立秋这个车间副主任,是庙里的神像,摆设而已。

张爱国迎面碰上刘立秋,张口突然骂道:“你们当官的没一个好东西,关上门当皇帝,自尊自大。为啥下岗失业都是俺这些干活没本事的人,你们当官的却一个都不少!”

刘立秋听后心里充满了挫败感,更加愤懑不乐。一下变得张口结舌,“啊啊”了半天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他的目光看上去很游离,像摇摇晃晃的风筝。知道张爱国平时像个闷嘴葫芦,看上去八竿子打不出个屁来,但兔子急了也咬人,不叫的狗张嘴咬人更凶狠。

张爱国慷慨激昂说完这些话,用眼睛瞪了刘立秋一眼,愤愤不平中竟然忍不住张口开始骂人。他的嚷嚷声立即引来不少人围观,聚在一起七嘴八舌议论纷纷。他们的感觉是怪异的、相悖的、莫明其妙的。

高有强是任百胜的表弟,谁也说不清这次下岗失业人员中竟然也有他的名字。他张了半天口,费好大的劲才说:“刘副主任啊,俺可是听说下岗失业名单中最初也有你的名字。是不是你走后门给厂长送了礼,才对你刀下留情!”

“赶水牛上山,逼到头上了。”胡岚也随和道,“出水才见两腿泥。别看平时当官的钩心斗角,但一到关键时候就官官相护。让俺们这些干活下力的人都下了岗,你们喝风咽沫俺不管,可往后的日子俺咋过,还让人活不活?”

刘立秋面红耳赤,突然有种无言的孤单。鱼流的眼泪可以在水里,而他的眼泪只能流到心里,面对群情激昂的这些人,结结巴巴一时知不知道说啥好。他非常同情这些突然下岗失业,失去饭碗的兄弟姐妹,但他人微言轻,在领导面前根本没说话资格,就算说了也是嘴上抹石灰白说。特别听到高有强说当初下岗失业名单中也有他的名字时,不由哆嗦一下,这是他最担心的事。但他真的谁也没找,更没跑到厂长办公室哭哭啼啼低三下四去求情,一直听天由命。也许任百胜当初真的将他也打入黑名单,后来又良心发现,令他起死回生。面对昔日情同手足的同事,他盯着一家人无言以对,内心有千言万语,但话到嘴边却前言不搭后语:“俺……俺啥也知不知道。俺也非常同……同情你们。但俺……俺也是下力干活,一直和你们同甘共苦。说白了俺连个跑腿的都不是,想帮你们也无能为力呀!”

说客不凭别的,就凭一张嘴。张爱国十分气愤,张嘴骂道:“少放没用的咸屁,事已至此,说啥都是废话。兄弟姐妹们,咱不能坐以待毙任人宰割,咱们要团结起来,到厂部找厂长讨个说法。凭啥无缘无故让咱们下岗,难道咱们在车间像骡马一样给他们下力干活还低人三等!”

没想到张爱国的话竟是如此有鼓动性,三言两语就把一家人的情绪给调动起来,群情激昂,吵吵嚷嚷,前呼后拥往厂部办公楼拥去,找领导讨个说法。

刘立秋内心的力量闪着强光,但也慢慢黯淡下来,和静水流深的生活犬牙交错结合在一起。知道此时就是摊烂泥咋也扶不上墙头,别人已宣布下岗失业,而他名正言顺还是在职人员,谁都敢找厂长评理,唯独他没这个胆量。事已至此,他也不想惹是生非。尽管心里非常同情这些一夜之间沦为下岗失业的兄弟姐妹,但眼下他也是泥菩萨过河,自身难保,自己没下岗已经烧了高香,如果不分青红皂白瞎掺和,说不定在这些下岗失业名单中又多了他的名字。

刘立秋油锅里煮豆腐,越煮越燥,不由扼腕长叹,完全没有自己的主张。他咋也想不明白,世道说变咋变得这么快,快到令人眼花缭乱,连个思想准备都没有,国家难道从此不再需要当初喊得震天响的所谓产业主人?当初工人阶级领导一切,现在下岗失业的都是这些所谓的领导者,转眼成了没娘的孩子,姥姥不疼舅舅不爱,似过街的老鼠。他这么猜疑着,有点感伤欲泪。知道身边的好多国有大企业也和北方陶瓷厂一样,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,一个个都完了蛋。当初大批的主人成了下岗失业中的一员。回过头再想想自己,拖了初一,拖不了十五,早一天晚一天肯定也逃脱不了下岗失业的命运,如果真到了下岗失业那一天,路还在脚下吗?活路又在哪?

刘立秋的举止表情看上去有些唯诺,甚至有些卑微,但眼神里却依然透着精明。

4

※※※※※

公鸡不下蛋，没米不做饭。

自宣布第一批工人下岗后，北方陶瓷厂一下子变得萧条起来。成型车间原来十几条生产线一下关了六条。烧成车间的六条隧道窑也停了四条。昔日热热闹闹人声鼎沸的热闹场面转眼成了明日黄花。刘立秋突然觉得有一条百足虫沿着他的脊梁骨在爬，从头一下麻到脚后跟。

心中总有一条小河在流淌。刘立秋站在机器前，望着空荡荡的车间心事重重。突然看到车间年轻的办事员文超朝他快步走来，边走嘴里好像还嘟囔着啥。

文超气喘吁吁来到刘立秋身边说：“刘副主任啊，任主任让你火速到他的办公室，有急事找你。”

刘立秋听后心里一阵别扭。文超可是任百胜身边的红人，好像故意喊他的职务，并且将这个“副”字喊得特别清楚，之前他可从没这样称呼过自己。

刘立秋忙问：“任主任找俺？他找俺有啥事？”

文超脸上的笑有点勉强，强装欢笑回答：“主任喊你有啥事又没和俺说，俺咋知道。去了不就清楚啦！”

刘立秋陷入一种无言的沉默中，忍不住笑了一下，笑的幅度不是很大，是那种刚一笑出声就马上收敛回去的笑。他知道自己刚才问了一句多余的废话。随后心里又琢磨，任百胜这时候突然打发人找俺肯定有急事，之前他可是从来没主动找过一次，有事觑着脸和他上说三遍，都成了耳旁风，一副划清界限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。费了半天唾沫星子，他最后若无其事又问：你刚才说啥？刘立秋只得从头再认真真说一遍，任百胜听后“啊啊”两声，便没了下文。

这时，刘立秋不仅看到了幻觉，甚至成了幻觉中的人物。费了半天脑筋也没想明白。也许没让他下岗，任百胜喊他去等着邀功，好让刘立秋对他感恩戴德，最后像宰猪一样狠狠宰他一刀，好好出出血才解恨。

任百胜办公室的门敞着。此时他背着门站在窗前。他明知道刘立秋走了进来，但就不张嘴说话。办公室里十分安静，像世界静止了。

刘立秋憨厚地微笑着，像一块裂了嘴的石榴，他问得很小心也很认真：“任主任，俺来了，你找俺啥事？”

话音刚落，任百胜猛地一下转过身，只见他脸色严肃，像纪委书记找人谈话，满面怒色注视着站在面前的刘立秋。随后抬起手指着刘立秋义正词严，斥责道：“刘立秋啊刘立秋，俺真是瞎了眼，咋和你这种毫无政治觉悟的人搭班子。做梦都想不到你竟然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是个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的熊玩意。”

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刘立秋被任百胜骂得狗血喷头，顿时目瞪口呆。他浑身上下寒气袭身，结结巴巴问：“任主任你都说了些啥？俺没听明白。到底咋了？”

任百胜越说越激动，突然憋住声忍了几秒钟，用手指头指着刘立秋的鼻子，蓦地进出两句话：“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咋了？都是你办的好事戳哄下岗职工到厂部上访。你真是唯恐天下不乱的拌草棍子。你在前头拉屎，俺还得跟在你腚后头给你擦腚。”

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

“俺啥时候戳哄工人上访？咋成了拌草棍子？”刘立秋不明就里，心里一下来了气，“你今天要把话说明白，俺拌啥草，在哪拌的草？”

任百胜火山爆发般开始折腾，扳起手指数落道：“俺早就知道你当这个副主任心里憋屈得慌，俺也知道你庙小妖风大，到了节骨眼上就兴风作浪，就给人家上眼药水。你刚才和那些下岗工人都捣鼓了些啥？是不是没让你一同下岗，心里烧包难受！”

刘立秋呆站着，像块石头。他的紧张远远多于激动，辩解道：“天地良心，俺啥也没说，就是觉得他们下了岗有点可惜，对他们有点同情。”

“狐狸尾巴到底露了出来。”任百胜鼻子哼哼了几声，手里仿佛一下有了尚方宝剑，大声道：“他们下了岗有点可惜，你心里同情他们。所以就戳哄他们到厂部去上访去闹事！”

这个代价付出的毫无理由。刘立秋心头充斥着沮丧、失落和忧郁的情绪：“俺真的啥话也没说，不信你买上四两线纺纺。他们要找领导讨个说法，俺也拦不住呀。”

任百胜义正词严道：“你是孙悟空当齐天大圣，自封为王。俺站在窗子前看得一清二楚，你首先给他们出主意，然后鼓捣戳哄他们到厂部上访，堵厂部办公大楼。你要是不戳哄，为啥不将他们拦下？要不他们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轻举妄动。越抹越黑，俺早就看出来，你就是那个幕后老板。”

刘邦杀韩信也没这么迫切。刘立秋哭笑不得，此时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他这个副主任就像个裤衩，领导放啥屁都得主动接着，叹息道：“不做亏心事，不怕半夜